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治世餘聞 第七卷

錢塘倪岳庚申夏以南京兵部尚書改吏部尚書，一時極有風裁，人畏奉之恐後，惟為都御史張公敷華一沮。蓋公從南來，假錦衣官之宅以居，後欲償以值，堅不受，云：「有鹽在淮，乞一書與張，獲支則已矣。」公從之，張得書，云：「我知倪塚宰風裁，且吏部外官所當奉承，第其老矣，行且謀歸，不能屈法以奉人也。」大悔沮。

庚申夏，彗星出，虜犯大同，柝長城入關。兵出，屢不利。京師童謠云：「天上有掃星，地下有達兵，若走須殺馬文升。」蓋馬久居兵部，局乾不遠，惟恃險刻為事。朝廷有時賞賚各邊，多奏裁之，京軍布糧亦從減削，遼東朵顏三衛，朝廷特為藩屏，設都督一員、指揮四員統之。近年某都督死，某子來襲，舊例惟命有文憑，驗過則與之襲。馬欺為遠人，收其諸憑，延捱歲月，不與奏請。其子發忿以歸，示統部落以其無職署，皆不可順使。馬又奏沙汰天下武職，其連歲賞賚鮮薄，上下易心，遂致大眾寇邊，而為之聚怨，中外騷然。由是因塚宰闕位，榮遷以避禍。言官吳人杜啟彈其臨難避禍，不學無術，眾是其言。古語云：「軍不賞，士不往；軍無財，士不來。」馬蓋不聞此耳。

御史車梁，石州人，好飲而性暗。嘗奉文點閣郊祀齋宿衙門，導至工部，梁由中道入，司務在二門候，亦不顧，至後堂見尚書曾公鑿，始知其為部也。猶帶醉再三央說：「御史只說此是鴻臚寺。」人皆嗤之。以年資升參議，明年朝勤黜退。予嘗記陳翰林音初以編修考滿到於戶部，二司務訝其來，扣之，始知其誤認為吏部也。此二事相類，然人於陳公多怨之，以其文學之士，且近於樸實故耳。若夫御史之官，豈應如是耶？

通政司奏事春秋凡七起，盛寒暑則省其二。自今上即位，無日不視朝，供職頗難。時元公宇直為通政使，王公敞為左通政，姜公清、李公浩新選為參議，聲音俱不甚稱。時有謠云：「元哭王唱，姜辣李苦。」蓋元重濁，王尖麗，姜則急燥，李則氣短。亦切中去。

時朝政寬大，廷臣多事遊宴。亦師富家攬頭諸色之人，亦伺節令習儀於朝天宮、隆福寺諸處，輒設盛饌，托一二知己轉邀，席間出教坊子弟歌唱。內不檢者，私以比頑童為樂，富豪因以內交。予官刑曹，與同年陳文鳴鳳梧輒不欲往，諸同寅皆笑為迂，亦不相約。既而果有郎中黃暉等事發。蓋黃與同寅顧謐等俱在西角頭張通家飲酒，與頑童相狎，被緝事衙門訪出拿問，而西曹為之一玷。然若此類幸而不發者亦多矣。

御史張智，涑水人，稱貨於鹽商某頗多，因同道御史陝人劉曉往淮、揚，囑其支鹽。劉未允，智乃與鹽商謀，置酒於城外鄭家花園，請曉錢別。且宿戒伺酒酣出效，令二三光棍作緝事校尉緝出，挾其必從。後如某謀，逼勒要銀千兩，方免聞官。曉無計，智伴曰：「我與某處商人相厚，令其出銀，淮、揚准其支鹽就了。」曉以為然，遂出銀千兩得釋。智分其半，商人至淮倍獲，且出入無忌。曉慮有礙前程，遂引刀自刎而死。科道文章劾其故，乃真智等於法。

王戌廷試，策問任輔相以修庶政之意。時洛陽劉公健為首相，主通書「心純」二字。武功康狀元海起句云：「天下有不易之事，人有不可易之心。」遂擢第一。嘗聞宋淳熙間試士，孝宗受之光堯，主「堅忍」二字，對答者得上。第一人起句云：「天下未嘗有難成之事，人君不可無堅忍之心。」遂薦第一。

王戌春闈，有一士未試前頗有議其事關節者，嘩然以為第觀榜榜，若誠登第，則將有擊之者。已而其人終場而罷。後有知者問之，乃曰：其日方作文，忽見其號舍前陡黑不見天日，視之乃一人，形色衣服正純黑色，軀龐且碩，當舍背立，逕遮其光。士亦悟安得此等人，托以如廁，強出舍。出則天日皎然，回顧黑人無有。少選復入，甫坐定，又遮之矣。出入數四皆然。雖強握管，不能作一字。其士因思此必冤纏作梗，竟舍而出。比出，目觀爽然，卒無他故。

翰林院學士惟一人，多或三五人。王戌秋，閣老洛陽劉公健因修《會典》成，欲德翰林，一時升學士者十人。時禮部尚書已有六人，謝公遷以在內閣，張公昇為禮書掌部事，元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，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，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，並南京為六人。崔由神樂觀道士，京師為之語曰：「禮部六尚書，一員黃老；翰林十學士，五個白丁。」一時盛傳，以為的對，且有譏警。蓋此五人謂山西張□、陝西楊□、大興劉□、並某、某，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以私意選為庶吉士者。在翰林未嘗讀書，其詩文一出，人皆嗤之。可見公論終不掩矣。

翰林院素稱清貴，無簿書之擾。舊有語曰：「一生事業惟公會，半世功名在早朝。」所謂清者如此。李西涯時為學士，因眾失朝，罰運灰炭。續兩句云：「更有運灰並運炭，翰林身上不曾饒。」一時哄然。又聞有一檢討，討裡河之夫，又驛丞不接，甚不平。或謂之曰：「人多不知檢討何官，可只呼學士就好。」次日果稱學士，仍前不出。乃賦詩云：「翰林檢討被人輕，卻冒瀛洲學士名。依舊所司全不理，由來知要不知清。」

癸亥春，例該考察京官。給事中王蓋寧國人，吳舜浙江人，俱為鄉人訐奏不法事情，自慮公道難廢，乃先摭拾劾馬塚宰文升。又刑部主事張敷亦為帷簿事見在都察院問理，乃以女謁通戴都憲之內。戴公不知，竟寘敷於法，敷亦誣奏他事。俱為言官論列。二公正部院當事，因迴避，只延至秋，方行考察。王蓋、吳舜皆坐不謹，亦從未減云。

內臣何文鼎言語切直，內有乾宮闈戚晚者。上怒，撻之死。御史黃山等上疏訟其冤，雖不之省，而亦不之罪也。

近時宦官如蕭敬之文雅，陳寬之謹厚，何文鼎之忠讜，皆不可少。前此若金安之廉，興安之介，金英之知人，懷恩之持正，張永之剛勇，王高之雅飾，後乎此若芮景賢之安靜，皆有取焉。至如馬騏之激變交南，吉祥之怨望啟叛，蔣冕之讒亂宮闈，李廣之納賂干政，又其輩中之罪人也。至於王振之專恣，陷駕北狩，汪直之驕橫，西廠害人，後乎此若劉瑾之亂政謀叛，則又甚矣。

給事中張維新，己未進士，京師人。考滿受封，以其父未仕，請具冠服，同人朝謝恩。預約親友，候朝畢由東長安門鼓樂迎至家。其父夜不睡，在廊下假寐，偶聞鐘響，促入班，叩頭畢，慌忙走過御街西，因憶前事，復橫過東。為序班所執面糾，奉旨：「拿！」就於丹陛下揪繫，出午門外跪候，冠服皆褫於地。朝退迎送，本所以榮親，而瞬息至此，事變真不可料，皆為之嗟悼。予因憶昔年吳康齋與弼徵聘至京，有旨次日早文華殿引見。康齋預擬數事將口陳，夜宿於朝房，掛其巾於壁。熟寐，因起遲，倉皇戴其巾以入。及見，上詢問再三，與弼俯首不能對，叩頭而已。令左右送出左順門。朝士謂曰：「此正敷陳時也，何以不言？」與弼皺眉，乃去巾觀之，有二三大蠟子齧其頂，腫痛不可忍。又彭閣老時以狀元及第，次日該上表謝恩，演習已熟。因先夜勞倦，次早在直房睡熟，忽聞鐘響，趨走不及。鴻臚寺糾奏狀元謝恩不到，奉旨追究，幾危。賴李閣老諸公救之，乃免。此二事與張頗相類。噫！徵君之奏對，狀元之面恩，皆尋常事也，乃至於此。古謂天威不遠咫尺，信矣。

近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款：京城士人多好著五尾襪裙，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鬃尾，落膘，不無有誤軍國大計，乞要禁革。又一給事中上疏為急救社稷事，曰：「見今北虜款塞，社稷危甚，急如人納粟，以救社稷。」如此二疏，可謂之通達治體者乎？一時騰笑於人多矣。嘗聞識者謂考選科道，須要察其文行，不可只拘人物。京師謠云：「選科全不在文章，但要須胡與胖長。更有一般堪笑處，衣裳漿得硬幫幫。」蓋所由來漸矣。

甲子科因言官建議，欲令京官出主考各省鄉試。惟浙江聘楊月湖廉，山東聘王陽明守仁。時楊為南光祿以終養，王為主事以養病，俱在告。聞聘，皆欣然往。兩省亦頗稱得人，然亦不免南台論劾。予嘗調校文得士，自古為難。唐惟稱陸敬輿得韓子，宋惟稱歐陽公得二蘇。此外若呂東萊之知陸子靜、王應麟之知文山，亦絕無而僅有者。我朝如胡頤庵之知南陽，姚文敏之知一峰，亦為罕見。又聞周宗伯洪謨初中解元，以減場，時考官彭弼江西人，批云：「七篇之多，不如五篇之純。」周果知名於時。又憶宋末太常蕭達主考，嘗於落卷中拔真西山。不知二公亦有是乎？

